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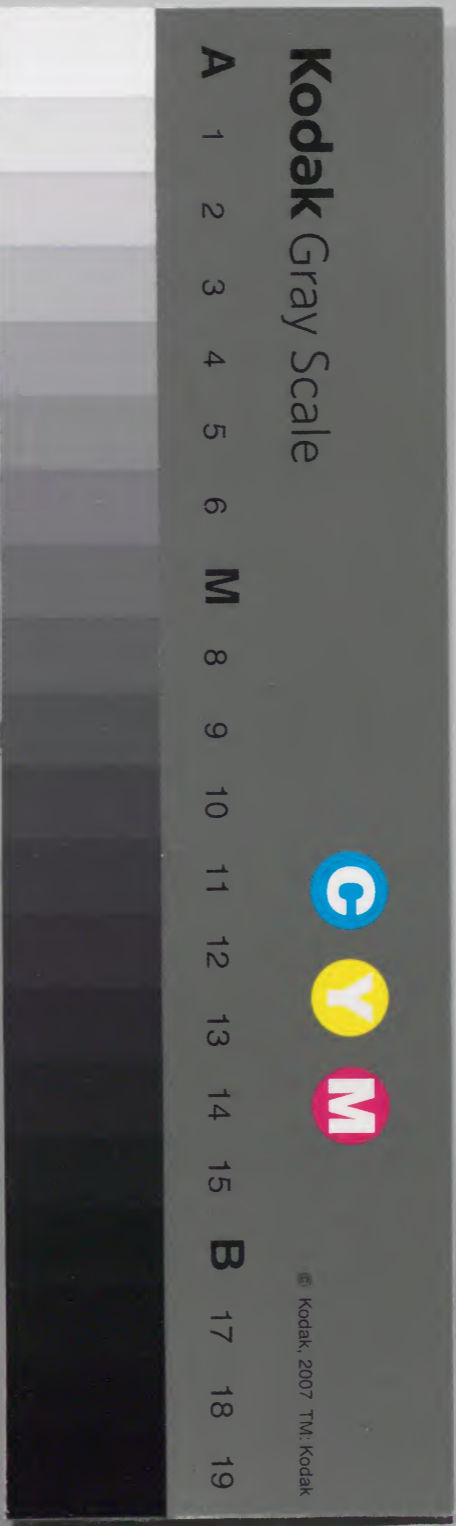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注解

八九子尾

漢書門類			
二	二	五	四
一	三	九	四
一	四	九	四
四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二
八	二	五	二
一	四	四	四
九	冊	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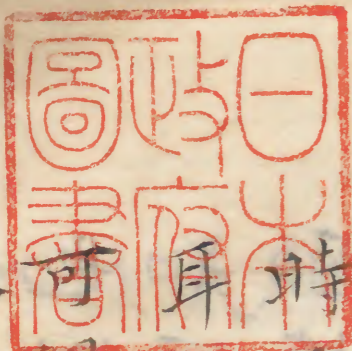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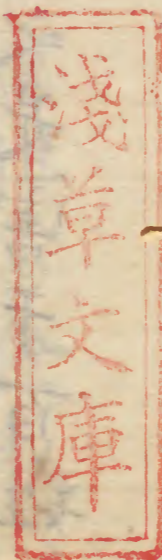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54
冊數	4 (4)
函號	296 123





貞觀政要註解卷第八

史臣吳兢撰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
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

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
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

得也農時謂春耕夏王珪曰昔秦皇漢武

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

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難去聲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下易去聲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樂音洛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與大起蝗音皇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與掇數枚而祝曰掇陟劣切拾取也祝職救告神也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在靈但當食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灾復扶切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冠古亂切加冠於首也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東作春月歲功方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准所當作起之事也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勝去聲優太宗曰陰陽

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
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
常與吉會會值也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
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
錢其尤賤處計斗直兩錢率大略也因謂侍
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朕為億兆人
父母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登成也
既屬豐稔若斯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

奢侈屬音燭會也捨也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
使富貴今省徭薄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
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比相連也敦行禮讓使
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萬二千
為鄉二十家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
為間長上声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令平声管笙蕭之屬

論刑法第三十一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
法須務存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

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也疾音亦瘧疫也疾惡

也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也售音壽賣物出也

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覆審也深刻謂深峻而

二予奪合理為判事之最諫議大夫王珪曰刻也唐考課之法有

但選公良直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

姦偽自息當去声職有詔從之太宗又曰古

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

即其職也訊思晉切問也同禮秩官左九棘

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其懷表棘取其赤心而外刺取自今以後大

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

議之庶免冤濫大辟死刑由是至四年斷死

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幾平声措買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

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

成終將與人計之令平声衆計之事必有他

人論之豈藉奴告主也藉讀自今奴告主者

皆不須受盡令斬決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

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疾相去聲風

令平聲下令斬即令雖令同鞫居六切推窮獄訟曰鞫蘊古言好德癩

病有徵法不當坐癩音願亦狂也太宗許將

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博局治書

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

市按罪曰劾東既而悔之謂房玄齡由公等

食君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

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爭何所輔弼去聲

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

亦罪狀甚重囚罪人也洩先若據常律未至

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

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覆奏謂

訊然後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

覆奏奏裁也五覆奏自蘊古始也五覆奏通鑑守文

決罪或恐有冤自令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

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聞去聲蘊古初

以負觀二年自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

省唐諸州無記室唯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

唐制資序未至以他官入省者謂之直奏上大寶歲文義甚美
可為規誠所易聖人之大寶曰位歲誠也有其
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
難於天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作威惟辟玉食論於地書曰惟辟作福惟辟
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之宅普天之下處王
公之上也居任土貢其所求貝僚和其所唱
書曰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是故兢懼
定其貢賦之差和去声声相應也
之心曰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
禍生乎無妄無妄史記作無望謂無固以聖

人受命拯溺亨屯亨通天下之溺救天下之難歸罪於
已因心於人至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
樂以防其佚佚通逸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四時調其恹舒三光同其得失漢書古之官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恹七感切感也舒逸也
文選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恹註陽春夏也
陰秋日月星也三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度也
律十二月星也律也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
禹聲為律身為史記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
何害積小成大高史記樂不可極々樂成哀

欲不可縱之欲成災音樂並壯九重於內所居
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以容膝
所居之地不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
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周禮膳夫掌王之
淳熟淳母炮豚炮羊擣珍漬熬肝膋也糟臧謂
曹切酒淳也通鑑外紀紂為酒池可以運船
糟堤可整十里飲者三千餘人勿內荒於
池回盤糲丘而牛飲者三餘人勿內荒於
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
音謂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註荒者迷亂之
貴難得之貨註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禮
記桑間濮上之註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而不可止也私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
之貨侈亡國之聲蕩放蕩也右文勿謂我
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
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據按位也
切食也淮南子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置鞀以待
四方擊之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置鞀以待
義者擊鐘告寡人以道者擊鼓置鞀以待
起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憂
侍中魏志文帝欲從冀州入家十萬戶實河南通
不還久乃出衣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之高
蕩蕩推漢高大度貌反蕩不曠遠之稱通鑑漢

高祖豁達大度寬
仁受人規模宏遠
撫茲庶事如履薄
臨深戰戰慄慄
用周文小心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又曰維
詩云不識不知書曰
無偏無黨明也大雅
皇矣之篇不識不知
謂不作也
一彼此於胃臆捐好惡於心想
好指惡並去聲也
想想也
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
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
衡稱衡也
上為石數
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

蚩自生勿渾々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々而
闇勿察々而明
言一音妹闇與暗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同察々頃碎也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雖黠續塞耳而聽於無聲
旒音流冕音垂
所曠以示不見以下人之過
黠於冠兩邊以塞耳
音曠以示不見以下人之過
黠於冠兩邊以塞耳
下人以示過不聞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
之精也縱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
深淺而皆盈
扣擊洪大也纖將廉切細也效
子聖人小者則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大
斛酌淮南

少不同宜谷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四時不言而代
序萬物無為而成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
也春往秋來以次相代也豈知帝有其力而
中庸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於路曰日出而作
天下和平日堯時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力何有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於我哉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其德切戡枯也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
未保其終扇運謂曆數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
人以心應言以行鏡喻明道也苞

括治體抑揚詞令苞班交切裏也天下為公
一人有慶開羅起祝祝援琴命詩行記曰大道之
公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祝職救切援于
元切史記湯見野有張綱四面乃去其三
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琴以歌南風一
吾綱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
直敢告前疑書曰一日二日萬機又曰念茲
吉無不利司主也詩曰邦之司直禮記有師
保弼朱子設疑輔及三公註前疑後丞左輔
想止是疑即問他之意不得太宗嘉之賜帛三
百段仍授以大理丞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
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
有追悔又無所及五覆通鑑作也自今在京諸
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
覆奏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又
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斬獄多據律文雖情在
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
門下省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
狀奏聞狀牒也

貞觀中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甑生
坐違李靖節度減死徙邊鹽澤道在西海郡
屬隴右道甑子孕切唐書吐谷渾寇邊太宗
以靖為帥甑生虜焉軍由鹽澤道後期靖責
之既歸而告靖謀反有司論時有上言者曰甑
接驗無狀甑生以誣固論時有上言者曰甑
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甑生違李
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雖是藩邸舊勞誠不
可忘然治國守法事須畫一藩諸侯也且
宗初封秦王畫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
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高祖

以大原留守起
兵從才用切
若甌生獲免誰不覬覦音覦

可欲也其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

赦者正為此也聲去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

德慎罰惟刑恤哉書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

刑之欽我惟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

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

禮記緇衣易並去聲長上聲下君長道長同

上用情故也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

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

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

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

不服無遠不臻康安也書曰庶事康哉上下

曰自北無思不服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

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

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

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

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好惡並

去聲下

同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
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
其癥痕鑽祖官切穿也垢古厚切癥音盤疾
所惡成瘡病註所好者譽之使生毛羽惡者
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
矣刑濫則小人之道長賞謬則君子之道消
易否卦否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
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

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申不害韓非也申不害韓非也
刑名非韓之公子善名刑法律之學黃老直道
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論語柳
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故道德之旨
未弘刻薄之風已扇謂棄仁義不惻誠夫刻
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
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憲章猶法也昔州犁上
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秦即切左傳楚子
鄭皇頡戾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成曰請問

於因乃立四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子曰夫子為王子園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子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曰曰韻遇王子弱焉戌怒袖戈逐王也
子及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已弊張湯漢
人漢書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輕平者所
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
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言以
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夕釋湯所言以
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
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公頗音坡不平也僻不
措則民無所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之不燭豈
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

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樂音洛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傳上九陽
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
莫與故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
不楚辭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頃者責罰稍
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張不瞻或以營作差違
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厲音例嚴也
竹亮切謂供其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
張設也稱去声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
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
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語也驕音曰位不期侈且我

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
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
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
日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府財物之所
所蓄曰藏况比擬也度達各切量也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
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喪去聲靜之則
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
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
何哉鮮上聲少也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

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
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
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
由也可不哀哉鑑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鑿
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莊子人莫鑑於流故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又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
為柯者彼柯耳短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
氏以為殷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

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
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
人者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嗜時利切喜欲也
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
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
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誹謗
音非榜堯慮政有闕失立誹謗之木使言事
者書之於木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也左傳
禹湯罪己其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
興也勃焉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

損受益時滿招損謙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
千里斯應和論語動之時雍易繫辭君子居其
室出其言善則起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
千里之外應之昆載義樹立也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大
業能事斯卑在乎慎守而已長守之則易取
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
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溢動之也慎終
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易繫誠

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
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曩乃切
也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
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論語又盡善也太宗
深嘉而納用
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
惡者被御史劾奏部屬也十惡謀及謀大逆
本不睦不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
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邑柳下謚曰惠字夫
季跖之石切莊子柳下季之弟曰盜跖
以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
衰革去惡從善陶染謂薰今遣刺史化被下
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緣此皆被貶降
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令平声下同遞諸
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
訪科罪庶可以肅清姦惡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曰伽切
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

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去稱

朕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

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聲

價鈞取也言若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

止務在寬平罪人

論赦令第三十二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

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

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法好去聲軌古語云小

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於

今切啼泣無聲也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患

姦究者賊良人害稼者賊良善也昔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王書曰乃其速由文又蜀先主

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

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元方陳

成鄭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

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下數音翔夫謀小仁

者大人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絕不放赦今

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教將
恐愚人常無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唯須簡
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也種類格式既多官人
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
欲入罪即引重條教變法者實不益道理音數
朔宜令審細毋使互文令平
貞觀十一年上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
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

號易渙卦詔言發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

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官書周且漢祖曰不暇給給足也蕭何起於小吏制

法之後猶稱畫一給多常汲不暇給言衆事

為沛王吏掾高祖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曹

參代何為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勿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今宜詳思此義不

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啓后曰醫藥
備盡今尊體不瘳瘳病愈也請奏赦囚徒并

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度給度后曰死生有命
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
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
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佛本出
於西域故云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
異方之教能依汝言也

論貢獻第三十三

禁未作附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使去声朝集任
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克庭實當去

傳庭實旅百註陳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
所獻之物於庭陳亦邀音腰求也射食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
境亦切指物而取也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
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遂以成俗極為
林邑國以貞觀中貢白鸚鵡鸚音鶯武能言鳥也尤善應
答屢有苦寒之言州鸚鵡以南諸國盡有之惠通
作慧太宗怒之付其使令還於林藪使去
敏也平聲藪蘇后切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貢方物

跡勒在葱嶺東北朱駒波一一作朱俱在葱嶺
朱俱半一作朱駒波一作朱俱在葱嶺
之北一作朱俱在葱嶺
域國使去聲下貢使同西太宗謂群臣曰向
使中國不安日南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
以其南郡屬嶺南道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
危懼切翻反也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唯
秦皇漢武拓音託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
驕奢國祚幾絕聲幾平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
遠夷率服億兆又安漢書高祖曰而難任人蠻
服夷率自謂不減二主也然念二主未塗皆不

能自保也率服途亦作塗路也由是每自懼危
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
弼藉讀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
亡可立而待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遣使
貢白金莫離支高麗官名如中國吏部集兵
弟子藏莫離支高麗官名如中國吏部集兵
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夷有
夷夷方夷黃夷白夷赤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

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罪也為去聲遼
山在玄菟郡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音賂
遼水所出昔宋督遺魯君以郛鼎桓公受之於太
廟遺去聲郛音苦國名太廟周公廟左傳宋
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臧氏君人者昭德塞
違昭明善德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太
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象法誅武王克商遷
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蓋伯夷之屬而况
將昭違亂之賂器置諸太廟其若之何左傳見

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篚篚納
弑君之朝貢不以為憊何所致伐篚曲王切
篚篚盛幣帛之器德俗作憊臣謂莫離文所獻自不合受

太宗從之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及莫離文蓋蘇文
遣使獻二美女蓋公蓋切姓也太宗謂其使
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受其
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本國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段綸奏進巧人楊思齊

至段也姓上令試綸遣造傀儡戲具令平聲下

傀切偏魯狠切上語綸曰所造巧匠將供國事

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

意邪奇巧謂奇技淫巧也禮記孟春之月百

讀曰邪乃詔削綸階級並禁斷此戲

貞觀九年上謂侍臣曰為政之要必須禁未

作傳曰雕琢刻鏤傷農事纂組文彩害女工

傳去聲自古聖人制法莫不崇節儉革奢侈又

帝王凡有興造亦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

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

欲共衆所有故也秦始皇營造宮室而人多

謗議者為徇其私不與衆共故也為去聲朕今

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復不

作也復扶切下同古人云不作無益不見可欲使

心不乱至如鏤雕器物珠玉服翫若恣其驕

奢則危亡可立待也自今王公已下准品秩

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數十年間風

俗簡朴財帛富饒無復飢寒之弊在論儉約篇

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政之暇觀前史每覽
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
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亂緒或
當見存縱未能顯加旌表無容弃之遐裔亂
也緒基緒也見賢通切縱方用切旌別表職
也書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南史邵榮八世
同居旌表門閭也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
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錄
奏聞於是多從矜宥配流刑肆也令平聲
辯興七第三十四開去聲在論刑法篇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
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六國趙魏燕
楚齊其得天下不殊運祚長短若此之相懸也
懸絕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
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史記武王即位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
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矣吞食謂
之如吞太宗曰不然周既尅殷務弘仁義秦
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

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也脩長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
十年大蝗人多飢之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
賑給乃令百姓逐糧令平隋文不憐百姓而
惜倉庫如此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十
年煬帝恃此富實所以華侈無道以致亡滅
煬帝失國亦由其父凡理國有務積於人不
在盈其倉庫但使足備凶年此外何煩儲畜
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積倉

庫徒益其奢侈而危亡之本也在論奢
貞觀五年上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
影響言禍福之應若影之昔啓人亡國未奔
隋文帝不恠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
存立啓人也通鑑都藍可汗與達豆可汗合兵
掩襲突利大敗之盡殺其兄弟子姪利都
洛散亡夜以五騎南走至長安隋以萬餘口
珍豆啓民可汗突厥啓民者男萬餘口
文帝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
之以處既而疆富當須子子孫之不忘報德總
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亂又

恃強深入雁門郡名隋書啓民死立其子吐
畢入寇圍帝於雁門援軍遂使昔安立其國
至始畢引去復寇馬邑軍
家者身及子孫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
義所至也背音佩唐書始畢死弟處羅可汗
年李靖擊虜頡利其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
后及煬帝之孫政道未降頡利窘走擒之國
遂亡頡利至京師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
不恡粟帛興士卒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
強則以兵圍煬帝今其滅群臣咸曰誠如聖
者殆皆德忘義致然耶滅

貞觀元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

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齊主所以倉庫用之
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歛常謂此輩猶如饑
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歛不已百姓
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
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七國雖同其行則別齊
主懦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滅亡天元
性凶而疆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
此論之齊主為劣矣縱在論齊

貞觀政要註解卷第八

突利之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乃帥騎馳詣虜
陳告之曰國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
我地又遣騎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不應
今乃引兵相攻何與秦王有謀乃輕出又聞
秦王之前言疑突利與秦王見秦王輕出又聞
香火之言疑突利與秦王見秦王輕出又聞
王許之因自託於秦王有謀乃輕出又聞
約為兄弟背孤負也秦王何輒將兵入我畿縣
自誇疆盛我當先戮爾矣將即亮切城內為
思力懼而請命請命請貸蕭瑀封德彝請禮
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
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又
聞朕初即位成難去声內難謂建所以率其兵

衆直至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
必縱兵大掠掠略奪也疆弱之勢在今一策
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我必戰
事出不意乘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
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
繼至單隻也天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
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拘執也
貞觀初嶺南諸州奏言高州酋帥馮盎談殿
阻兵及叛嶺南五嶺以南也高州高涼郡也

州良德人談殿姓詔將軍蘭暮發江嶺數十
名阻壯所切侍也州兵討之謂大音各模姓名也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也阻險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則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聖明使去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

師旅自致闕庭二千五百人為師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令嶺外帖然帖他協切定也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徵絹五百匹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國蠻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太宗曰兵者武器不得已而用之

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言於
也軍中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
也亡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
亡符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通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融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二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二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兵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後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長應王馮無切姓也晉書蒲洪以識文有州付
不勝怨死於匹夫之手年勝平声通鑑場帝七
隋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

於
復年復自將擊高麗十年至如頡利往歲數來
侵我國家部落疲不征彼遂至滅亡通鑑音高
祖武德七年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
原州七年寇原州并州四年進寇高陵
貞觀四年李靖帥驍騎三千夜襲定襄朕今
破之擒頡利送京師漢南之地遂空朕今
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
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此蠻亦何所補剪也
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介也
貞觀五年康國請歸附康國西域國也上謂侍
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

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
百姓有損朕必不為况求虛名而損百姓乎
令平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難去
兵行萬里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
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伐高昌及師
次柳谷西州交河縣北行二候騎云高昌王
麴文泰死剋日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
襲之可盡得也騎去声下同候騎士為斥
候者麴姓又秦名剋日約定

也期日副將薛萬均善行本皆以為然將即君
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
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
也禮記墟墓之間註遂按兵以待葬畢然後
進兵以平其國也按止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
今延陀倔彊須早為之所延陀即薛延陀
渠勿倔彊梗辰
貌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
滌除凶醜百年無事此一策也滌淨若遂其

來請與之姻媾豆婿切重昏為媾工朕為蒼生
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
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斯可知矣
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
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
之後戶口大半未復大半過兵凶戰危聖人
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
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

不難朕未能即動兵衆且令契丹靺鞨擾攪
之何如靺鞨皆東北夷名攪古巧切騷動曰
曰擾攪房玄齡曰臣聞古之列國無不疆陵
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
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將即亮切
之意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後主即煬帝惟陛下詳察
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隋後主即煬帝惟陛下詳察
太宗曰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

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
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機要也兵機言用
計言神祕之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
邊西蕃失禮難去声北狄謂突厥西蕃謂高
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龜茲王文泰
疊卒弟訶黎布失立浸失臣禮侵漁隣國陛下
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將即惟陛下
明略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
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
若渡遼事須尅捷捷疾也萬一不獲無以示

威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
難測太宗然之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
司尉遲敬德奏言唐制開府儀同三司文散
復姓名恭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
以字行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
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唐志定州屬河
謂長安玄感事見論君臣鑒誠且邊隅小國
不足親勞萬乘乘去若尅勝不足為武儻或

不勝恐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

滅將即鹿切大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

宗與李勣為前鋒前鋒謂及濟遼水尅蓋牟

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議欲深溝保險待太

宗至遼源水遼河也在今遼東城西北一百里

遼東城東北僉眾共之道宗曰不可賊赴急

遠乘兵實疲頓恃眾輕我一戰可摧頓讀曰

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姑南切遺去聲後

立張步為將軍光武遣使拜步東萊太守

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受命專集齊地

郡十帝詔弇討步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據其城步兵二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弇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

以須上表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

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

戰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謂天道

子常出先令道清也李勣大然其議乃率其

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驍音曉健

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嘉賞勞勞去聲道

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賜以御膳為去聲針

太宗帝範曰十範二篇以太宗作帝範夫兵甲者
國家凶器也上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
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
方大好去聲凋殘殆危也漢書主父偃言窮兵雖
顯武人盜賊蜂起而欲保全不難乎也不可
下危殆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
三年治兵辨等列也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軍事實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是以勾踐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

邦何也越習其威徐亡其備也
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蛙烏瓜腹而蝦蟆之
厲戰角春秋越王伐吳道見蛙有問於王曰君
有敬於此越王曰吾思之士卒有怒而君
矣稱之越王曰吾思之士卒有怒而君
故高之越王曰吾思之士卒有怒而君
命與日將戰吳師大敗遂滅吳徐偃王
軍與吳將戰吳師大敗遂滅吳徐偃王
人攻吳將戰吳師大敗遂滅吳徐偃王
偃王將戰吳師大敗遂滅吳徐偃王
關乃北將戰吳師大敗遂滅吳徐偃王
武備將戰吳師大敗遂滅吳徐偃王
至此將戰吳師大敗遂滅吳徐偃王
故知孤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論語出

絳弦木為弧利以威天下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去声太宗以高麗

困弊議以明年復登之疾是時司空房玄齡寢疾

增劇也劇疾謂寢臥之疾甚也顧謂諸子曰當今天

下清謚咸得其宜惟欲再討高麗方為國害

證覓筆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乃

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物銜也遂上表諫

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戢去声下同戢

將火也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覃徒南切

暨及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

者陛下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

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

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行胡郎切

也其後延陀鳩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

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勢猛悍如鳩張形

也翼至如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

偏師薄伐俱從平蕩扈也換強恐之兒猶言跋

也十里其沙隨一風行故曰流沙吐渾不果故

持兩端者謂之首鼠積石山名在金城郡河
閔縣西南老中詩薄伐西戎注薄之為言聊
也蓋不勞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也
餘力矣逆亂殺主虐人親抵六軍問罪遼
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抵六軍問罪遼
碣水碣其謁切遼也碣遼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
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
代之宿恥掩嶠陵之枯骨也配流刑罰也宿秦
師于殺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比功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比功
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
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

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註惟天為大尊無與
對而王者能以已之配父天配之所以尊敬其父
也親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
度則決機萬里通鑑武德七年閔中者高祖曰
女玉帛皆在長安也若焚長安而狄為患則
寇自息高祖以胡寇擾邊遠都下避之臣曰
古有之奈何以期係額利之頭致闕下高祖曰
願假數年之期以胡寇擾邊遠都下避之臣曰
善將即類切下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
應若神算無遺策西突厥也通鑑焉奢或利於
吸為其弟娶焉奢王女由是朝貢多闕臣或利於
郭孝恪為西明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
銀山道以擊之上謂侍臣曰應至必以二
月十一日往擊焉奢二日應至必以二

焉降尊吮思摩之瘡事見上登堂臨魏徵之
柩臨去聲柩丘救切尸在哭戰亡之卒則哀
動六軍論事見上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音填
田塞也通無忘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
為梁太宗自繫薪車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
於馬鞘以助役庶獄首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
庶獄首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
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
高大哉心憤古對切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
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去為

聲下為陞內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乾卦易成於文
易喪去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基
得是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
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
威名功德亦已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拓音
托開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
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必鼈

列切也甲與也畜許救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
獸窮則搏走獸為人所困則必搏人且陛下
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
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音令平声下同食
食曰素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
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
魄無歸腦乃老切令其先父孤兒寡妻慈母
望轉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如而無父曰
其喪掩泣掩面而泣也從軍死者以輓送致足

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
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
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
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
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
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怨外為新羅報
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新羅遣使言百
攻取國城又謀絕入朝之路乞兵伏願陛下
導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魏々之名

皇大也通鑑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
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詔唐天子
為老君吾而祖也發沛然之恩降寬大之詔
詔於其地立廟也
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
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邇安蓋普
霽霈也凌波之船泛海臣老病三公朝夕入
之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之微補益山海
註塵附秦山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
露集滄海也
罄苦定切盡也一呼一吸為息豫唐臣奏議
作以左傳秦桓公伐晉初魏武子有疾必
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疾必
子武子疾命果曰必嫁是疾則曰必以無

殉及卒果嫁之及輔氏之役果見老人結草
以元杜回之夕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治何余是也兩報儻蒙錄此哀鳴即臣
先人之治何余是也兩報儻蒙錄此哀鳴即臣
死且不朽也論語曾子曰死其言也善鳴太宗
見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
有勞弊亟去吏克容徐氏上疏諫曰充容九
正二品徐氏徐孝德之女名惠生五月能言
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為方
人為進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時年
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

武守文之常王猶登刻王之符齊桓公小國
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通鑑漢武帝封泰山
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印以受命之
枚為再累緘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
重唐臣奏議桓水下無和金字庸常也塗唐臣奏
議作孟泥金以水銀和車以之會六九合諸
公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何乃以異此昔欲封
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乃以異此昔欲封
秦山禪梁父管仲固謙不聽乃說桓公陞下
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說桓公陞下
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
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推山在泰山南
也十里中者巡守而至於岳之下必因此有名

功大之升進此方諸侯治此之功德足以咀
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含咀在呂切嚼疾崔切
謂之網羅而考論之羅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
索隱網羅而考論之羅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
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
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
易去聲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
下同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
六軍西有崑丘之役唐臣奏議六作之崑音
為崑崙丘故曰崑崙丘通鑑茲國主失臣禮
太宗怒詔使持節崑崙丘道行軍大管左驍
衛大將軍阿史那節崑崙丘道行軍大管左驍
社爾等將軍阿史那節崑崙丘道行軍大管左驍

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
人有漂溺之危唐臣奏議死下有生字八一
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
百之糧唐臣奏議年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
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
喪去声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
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
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奄盡也魏蜀
至晉豈非務功恃大弃德而輕邦國嗇利而
混一

忘害肆情而縱欲唐臣奏議務作於郡下遂
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七嗷之黎庶因弊
以成其禍音悠之遠大之貌嗷也是知地廣非常
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
務恤弊之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思澤同
於雨露救也物焦枯也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
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
未踰時玉華創制京師盛暑命修陰益不復
和廢百官更營玉華宮於宜君之鳳皇谷
能容百官更營玉華宮於宜君之鳳皇谷

山籍水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
之費書復唐書作築土唐臣奏議曰借架唐終以茅茨
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
擾之弊曰雇古募切兩順是以卑宮菲室聖主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室唐臣奏議
作金故有道之君以逸夕人無道之君以樂
樂身音樂並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
而息之則斯悅矣唐臣奏議斯夫珍玩技巧
為喪國之斤斧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切

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
仙之所製議切唐臣奏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
於淳風也季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
而人叛延引也說苑堯釋天下舜受之諸侯侈
者十有三服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亡國
杯飲器也史記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
象箸必為玉杯馬宮室之漸自此始方驗侈
不可振也亡矣國唐臣奏議作國七始方驗侈
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
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

無際窮與秘於麟閣盡探蹟於儒林麟閣即
也蕭何所造以藏秘書蹟士華切幽深難見也千
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
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日
圍之內循環轉也乃宸衷久察無暇一二言
焉帝居曰宸衷唯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
業著體逸於時安唐臣奏議唯伏願抑志摧
心慎終成始議推唐臣奏削輕過以添重德擇
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

甚厚
乾坤永泰大替代鴻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

議安邊第三十六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
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術降胡江切中書令
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
匈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
離其土俗因而撫之河南北河之南即朔方
武五所故名塞先代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曰

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
蔽行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
定將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
郎解卑北國獨以奴率屬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
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一則實空虛之地二
則示無猜之心故是合育之道也猜倉才太切疑也
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
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剽絕宗廟神武剽子切
絕也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
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河河北北
之大積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

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
故發猛將以擊之奴其河南以為郡縣將即切
通鑑秦始皇遣蒙恬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
河南通地為郡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
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
通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
南也幾平声下同滋蕃也肘陟柳切臂温彦
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
養之覆敷切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

憐愍奔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
愚甚謂不可隔也阻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
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息終無叛逆魏徵曰
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
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
瀍呈延切瀍洛二水名在東都之間故稱多東
都為瀍洛通鑑漢魏以耒羗胡鮮卑降者多
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愧殺害長吏漸
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我狄疆歷古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於萬世
之長策也帝不聽乃太子洗馬江統以警
朝廷不

能前代覆車殷鑑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
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遺去聲通鑑張
曰楚兵疲食盡今釋不彥博又曰臣聞聖人
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
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奴居內
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
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
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藩屏翰太宗竟
從其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拓化長四州都
督府以處之拓通鑑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

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
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
羅鷓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阿史那突厥
也鷓戶骨切通鑑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
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
營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太宗自
退馳入御廐盜馬北走追獲斬之
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
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弥
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牙帳也思摩頡
史那太宗封懷化郡王賜姓李熟通因謂侍
鑑作孰俟音其苾瑟必蒲結二切

臣曰中國百姓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
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乂安未之有
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
之道

貞觀四年太宗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中
書令溫彥博對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
立可汗令復其國後遂孤恩失信圍煬帝於
鴈門令平聲孤負也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
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

安能為害長上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
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易去今命其部
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鴈門
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
之喪亂背音佩豈得云興復七國以此致禍
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絕絕列聖通規家
亡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齊桓公存三臣恐
事不師古難以長久書事不師古以克太宗
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懷柔自突厥

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
相半首領將帥及酋長如人身之有頭唯拓
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
督李太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
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
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管仲語豺音柴狼

如豺狼不可得其厭足也諸夏自陛下君臨

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

服也殷威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

勞費未悟其有益也四提封謂提舉然河西民

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

減耗尤多州河西謂甘涼瓜沙肅等突厥未平

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

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

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受民攘狄

竟延七百之齡擗也郅齡秦王輕戰事胡三十

載而絕滅通鑑秦始皇北邊盧生入海還

乃發兵三十萬人伐匈奴收漢文帝養兵靜

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

輪臺追已不及國名在車師西千餘里武帝

好武興兵動衆外事四夷百姓疲敝海內虛

竭既而下詔悔曰有司奏請遠曰朕不聞起

當今務在力本農修焉復令民之武備而已

復自是軍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伊

復自是軍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伊

奴地在燉煌大磧外鄯善善且未等郡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
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
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臣通鑑伊吾城主隋亂
堅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
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取實福矣

不庸註能古切沙音不謂確薄之地匿亦立也禮記
也羈九宜曰庸其功勞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四夷要如馬牛之受近曰突厥傾國入朝既
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俘音孚囚也左傳
濱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
非久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疋袍一
領長袍步刀切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
糜費糜爛也切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
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
其國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
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音數
朔行貨曰加之不禮大國詔使王誅載音去
商逼止也若罪止文秦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
助也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
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
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
十有三四人也替代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

之後隴右空虛辨具資陛下終不得高昌撮
穀尺布以助中國撮倉括切六十四撮所謂散
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
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
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發從笑切計黃門侍
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摅
后臨朝明王創制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
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返詩
伐獵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言始皇遠塞中國分離

塞先代切下並同遠
塞言出塞遠去也
域狀其鯨鯢以為州縣
比敵人之鯨鯢而封之
傳取其鯨鯢而封之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
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
五年不復音晚謂引車船也疾至故曰飛芻輓
平之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兵屯而勒
于也戍春避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
切守邊也
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豆菽式竹切大
持杼者機之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復扶又謂四

夷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
也
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聲下高昌塗路沙
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者遇之
多死音塗與途同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
繫辭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平聲唐志
郡屬隴右道塵飛謂相侵擾風塵起也烽邊
火備警急也作高士臺之上作桔臯頭
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
有寇至即然火拳之以相告
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半終須發隴右諸州
星馳電擊如雷擊言所舉由斯而言此河西者

方今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
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
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
長萌孽樹立也長上声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
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微
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
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
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西突厥其利可汗始分國於西與東突厥抗太宗謂侍

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
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
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
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
平城雁門郡平城縣也擊韓王信聞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
規匈奴使者十輩皆言匈奴可擊帝復使婁敬
往敬還曰兩國相擊宣見所長今臣往
徒見不可擊帝怒罵敬妄言沮吾軍械擊廣
宣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
圍武帝於白登七日使者十輩陳封敬關內侯
袁

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表鄭州中漢人官渡在
表紹悉眾官渡欲攻曹操豐嘗諫止吾
大敗走至黎陽謂逢紀曰豐嘗諫止吾
甚慙之紀曰紹謂僚屬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
言之中也紹謂僚屬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
笑遂朕恒以此二事為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敘之

貞觀政要註解卷第九

貞觀政要註解卷第十
論行幸第三十七
史臣吳兢撰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
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
肆肆恣也隋以長安為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
然隋志涿郡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
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
非復已有復扶以此觀之廣室室好行幸竟

有何益好去聲此皆朕所耳聞目見深以自戒
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無有怨叛
而已令平聲
直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
積翠池在洛陽宮西苑敷洛之二水會于西苑
之閒慮其之溢為三坎以禦之二曰積翠二
曰上月陽三顧謂侍臣曰此宮苑臺沼是煬帝
所為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
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復扶池也
好切去下同昔詩人云何日不行何草不黃大東

小東杼軸其空正謂此也詩小雅何草不黃何
日不行何人將經營四方不興也草衰則
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若苦之
而大作也東方小大之國也杼軸其空註小
東大東方小大之國也杼軸其空註小
經者也空盡也此東國困於遂使天下怨叛身
役而傷於財作此以告病遂使天下怨叛身
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傾覆者豈
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良善也如字文述
虞世基裴蘊之徒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
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七理不
可得也令平聲司空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七

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左右
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糾正也
滋蔓如草之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
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
道移風使萬代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
帝餘業海內殷阜殷盛阜大也若能常據開中豈
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往往江都不
納董純崔象等諫爭身戮國滅為天下笑唐書

煬帝驕矜自負諱七憎諫董純諫幸江都就
獄文述勸煬帝幸江都奉信即崔民象等以
盜賊充斥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願然後斬
之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
由人事復扶又切易曰朕每思之若欲君臣
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
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
而用

論田獵第三十八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上疏諫曰

名曰倉雖多擇如掩兔之畢殪於罽切救也詩
傳曰射於澤也官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
以習射溥徧也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止
而久之溥徧也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止
韜藏不拒芻蕘之請降納眈澮之流祖錫徒
也韜藏不拒芻蕘之請降納眈澮之流祖錫徒
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切澮古
分切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眈一畝之間廣
二尋深二仞曰澮晉但錫露臂也徒廣
手而無太宗深納其言
所持也太宗深納其言
谷那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才谷姓從
在塗遇雨因問曰雨衣若為得不漏油衣而
衣縮也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

弗數遊畋朔教音太宗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
金帶宗通鑑事在高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
晨出夜還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馬翊縣南
格各額切擊特進魏徵奏曰臣聞書美文王
也復扶又切擊特進魏徵奏曰臣聞書美文王
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誠無書
逸篇設安也傳去聲左傳魏絳謂晉侯曰昔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箴王闕於虞
人之箴曰茫太史也命百官箴箴王闕於虞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冒于獸忘其國臣司原敢告僕武不
可直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武不

昔漢文臨霸陵欲馳下袁盎攬轡曰改甫遠
浪切攬與學同攬轡擊持其轡不容馳下改甫遠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
之山如有馬驚車覆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
何徵求也六飛六馬之疾孝武好格猛獸好
同聲下相如進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烏獲疾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吳
越萬春秋吳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
勁騰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
拊騰不救及射之閣接矢不可中卒遇逸材之

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而
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卒急遽貌逢蒙古
難去聲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
近孝元郊秦時因留射獵郊祭名時音正神
祠泰一也漢武立泰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
困極百姓懼灾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
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顧如宗廟社稷何馮
河暴虎未之比也羅遭也撞宅江切擊也暴
馮用切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馮通作

死而不與也悔者臣竊思此教帝心豈木石獨不
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
存為國不為身也去樂音洛下同為並臣伏聞
車駕近出親搭猛獸晨去夜還以萬乘之尊
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去乘
聲闇鳥紺切隱晦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搭
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北庶太宗
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
為戒也屬音熘有意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遊政音櫟

櫟唐志櫟陽縣屬京兆府縣丞劉仁軌以叔獲未畢非人

君順動之時事諸行在所上表切諫唐制畿

八品下軌矩軌順為軌而順理也易曰順以勸豫

俾震動而坤順為軌而順理也天子以四海

為家故謂所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

居為行在所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

唐志新安縣屬洛川唐制畿縣令正六品下

上縣從六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下縣從七品

論災祥第三十九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以祥

瑞為美事頗有賀表切頻早民也如朕本心但使
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
堯舜足給也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
遍街衢鳳皇栖苑囿亦何異於桀紂草木草芝
有青赤黃紫白黑六色偏或作遍周也街居
鳳皇切衢恭于切街衢四通也皇通作鳳
雌曰靈鳥也雄曰鳳嘗聞石勒時有郡吏燃連
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邪石勒也西
晉末僭稱帝國號趙燃如延切燒也契詰歷
切食也載記荆州送白雉濟陰木連理連理
合謂枝又乾既分而復邪讀曰耶又階文帝深愛

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
焚香以讀皇階感瑞經去劭音召著直略切使
祥小數劭前後上表言上加命符瑞甚眾又
探歌三識緯拮據佛書曲宣示天下折其聲
感志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
州如朝集詠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
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國之歡心
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
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
是大祥瑞也浴樂音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

不用申奏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

多大水見賢通太宗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

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侯晉

景公也伯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

之不舉樂降服乘縵祝幣以禮焉主謂所主

主祭者山川也為去聲降服指盛服也乘乎

以禮謝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

其事見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

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

洽亦不為災令平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

中經過也晉書惠帝元康五年臨淄有大蛇

漢城中陽景王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

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

亦不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陰德過

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德俗

少也當去聲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

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

多所原宥使去声饒也原免也切饒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長六尺經百餘

日乃滅彗音遂彗星光芒參多如掃彗多為

短無常其長火見久則災深短小見不久則

災狹蒼則王侯破天子告兵赤則賊起疆國

洛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也

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起也

下並同切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

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

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公旁

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

是以天見彗星為公誠耳為去声下便景公

懼而修德後十三日而星沒陛下若德政不

修雖麟鳳數見終是無益麟麇身牛尾馬蹄

仁厚王者之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

瑞也數音朔災變何損於德樂音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

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慎

終如始彗星縱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

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

業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
克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
降服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
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降胡江切見如
字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
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
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惕懼魏徵
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
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誠懼反覆

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量平聲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

宮平地五尺毀官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穀水

在洛陽宮城西溢滿也洛城門洛陽宮城門漂浮也太宗謂侍臣曰朕

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

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

惕朕又何情獨甘滋旨滋旨滋義可令尚食

斷肉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令平聲尚食官名下食音嗣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易去聲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大安邊隅寧謚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也喪去聲疇耕治之田也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覆敷救切燾刀號切無不通作疇屢空置也至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紀緜遠則枝葉扶踈踈綿亦遠也扶踈分布也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

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搗枯壅委勇切培也黑壤肥土也搗苦浩切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暇繁育哉今日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類似暫通作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克塞怨氣克塞則離叛之心生矣聊賴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大禹謨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

畏

孔安國書傳

仲尼曰君猶舟也

人猶水也水所

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家語

是以古人云哲王

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良為此也

為去聲伏惟陛下

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良為此也

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

下以億兆為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

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

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

減工役之費

願養也務靜方內而不求關土載

橐弓矢而無忘武備

方內中國四方也橐音高藏也凡此

數者雖為國之常道陛下所常行臣之愚昧

唯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

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

三五三皇也雖使桑

穀為妖龍蛇作孽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

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

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

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

太戊從之而親穀枯死龍蛇陰類也尊本也

蠶禽獸之化蝗之怪謂之蠶通鑑初言曰余衰也

復二人之神化后卜殺之留之莫言請其祭

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祭而觀

也

陽常理豈可謂天譴之而繫聖心哉切譴詰戰
 於神年高門其我厲王之王者婦而遭之之
 民或石宗中二吾公遂逸後鬻棄之化祭
 則馮言彫子請自置逃官是之時等為流
 有焉于日地而納君侵擄與鄭及子人獲
 非作晉有死納厲公初而厲公入與外
 言事平飛六年而初而地與外地關於鄭
 之不公雉升鼎耳而唯左石不昭公八
 時問於鼎師曠對曰石不能言
 物怨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
 而言讙動對曰石不能言
 况雨水之患陰

董仲舒曰天譴先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漢書見輒陳狂

論慎終第四十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

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合乎當今遠夷率

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

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率服相率而服

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

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但直猶也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泗水之上也泗水亭在沛縣東一百步亭者停留行旅宿食處也長上声秦法十里一亭

亭置長主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受姬戚夫人也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蕭何相高祖一韓信建大策定三秦分兵取魏伐齊滅楚垓下封楚王通鑑相國何長安地陋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苑下廷尉械繫之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及者帝患之用陳平計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至洛陽赦信遂封為淮陰侯自餘功臣黥布

之輩懼而不安以至及逆黠渠京切墨刑也
云當刑而王及壯坐海黠乃欣然曰幾是乎
因改姓黠通鑑韓信死淮南王黠布已心恐
大及誅彭越反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
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
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
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
思善始令終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令善也
世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

觀令平声鴻大也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
永平故事而已哉建武後漢光武年號房玄
齡進曰陛下撫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昇平
本開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撫許為切施布之
也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
亂之主皆年踰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
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
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

暇讀書戎旅也旅也真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
化之本見政理之源也釋捨行之數年天下大
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
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
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
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讀曰邪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
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言復其猶
平初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則始

備於棺槨封謂聚土為墳也樹謂種樹也易
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後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
美儉薄者寔貴於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
林有通樹之說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也秦
穆明君也橐泉無丘壟之處壟音託丘壟謂
宮祈年館下無丘壟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
不墳防魯邑名墓謂壟也延陵慈父也羸博可隱延陵公稱古墓而墳也
二邑名隱謂人立可隱於羸博之間延陵公稱古墓而墳也
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羸博之間延陵公稱古墓而墳也

泉飲以時服封墳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
掩坎其高可隱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便平
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聲越
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為鳧鴈絕書闔閭葬名越
丘山下吳都之士十萬人治葬穿土為川為川
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黃金珠玉為符為川
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陵平土出名乘生為為川
史記秦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下及銅而致下天
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以滅滿之令百匠作機弩
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機弩
大灌輸季孫擅魯歛以璠璣璠璣
相灌輸季孫擅魯歛以璠璣璠璣
餘璠璣季孫擅魯歛以璠璣璠璣
季平璠璣季孫擅魯歛以璠璣璠璣

石擲公魁徒曰桓桓桓桓
司馬自為石柳三年而禮司馬白魁也出於桓桓桓
成曰死不為石柳三年而禮司馬白魁也出於桓桓桓
禍由有利而招辱急也玄廬既葬致焚如如
於夜臺也玄廬夜臺皆墓黃腸再開同暴骸於於
中野曰以黃腸暴音僕骸骨也詳思曩事豈
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豈
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未
明思化中宵戰惕懼也雖送往之典詳諸
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流

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勳戚謂

戚也閭音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

使衣衾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輒明器窮金玉

之飾輒音而喪車也明器藏器也富者越法

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

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懲創葬其王公

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

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唐制

禁於未然曰令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制

志仰給縣官科等也在京五品已上及勳

戚家仍錄奏聞聞去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

善事皆力行不怠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

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

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

未有也曠遠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

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

逸莫能終其善樂音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

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追遂蹤跡也稷及其
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
君臣常無懈怠谷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
自可超邁前古也超越太宗曰誠如卿言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
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好去聲臣觀自古帝
王受圖定鼎定鼎猶定天下也左皆欲傳之
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
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

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
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竒然受命之初皆
導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
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
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
節虧於嗜欲故也乘去聲語曰非知之難行之
難非行之難終之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
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甫始
去聲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

內外康寧遂臻至治也臻至論功則湯武不足
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也方比臣自擢居左右
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在傍曰幄常
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
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渝容朱一切變也論語
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
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
陛下負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

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
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侯
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事見上晉武侯雉
頭之裘雉頭毛采炫耀集以為裘通鑑晉太
殿前敷內外敢有獻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
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也市買
之外對也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
於孔子孔子曰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切
非懼貌可以馭馬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子

貢曰何其畏哉子曰采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若何其無畏說苑見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
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有書訓五子之歌曰皇祖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予臨兆民凜乎陛
下負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
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未意在奢縱忽
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
役則易使易去声下易自古以來未有由百
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樂音洛何有逆畏其

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逆未至而恐非興邦
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筭也筭畫此其漸不克終
二也陛下負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
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
雖慶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
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
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便平声復扶此
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杜
也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

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芷音
止蘭芷二物香草也鮑部巧切鮑魚也說苑
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則與之化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
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亦與之化陛下貞
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
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藐小人禮重君
子褻私列切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
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
是莫知其是則不聞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
時而自昵聞去聲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

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
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
於國書旅獒篇遊觀為陛下貞觀之初勅遵
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
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
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
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滋益也此其漸不克
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

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
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積
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惡去夫行有
素履事有成跡行去声下同履踐也易曰素
履也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
應頓失於一朝應平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
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諛佞以為身謀陛下不
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猶言善惡也是
使守道者日踈于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

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
位高居深拱事惟清静心無嗜欲內除畢弋
之物外絕畋獵之源畢田網也小而長柄執
絲繫也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
而射也或過三驅之禮十日為一旬十旬為百日也書
黎民咸或乃盤遊無度遂使盤遊之娛見
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及樂也或
議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樂也或
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
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

救乎也虞度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見論然則君之待臣義
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
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
所忽略或外官克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
陳所見使去聲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
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詰也貫雖有惣辨之
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
不亦難乎款誠也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
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也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
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長上聲下之長四者
前王所以致禍通賢以為深誠陛下貞觀之
初教之理化屈已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
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
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萬莫結切無欲有
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
懷此欲之縱也謂遂成也遂意也志在嬉遊情無
厭倦也嬉戲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

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
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志而不肯
言踈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
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
無災患漢書堯有九年之旱而稱其聖德者以
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
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
內戶口並就開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
一戶逃亡一人怨苦也携持此誠由陛下矜育

之懷所以至死無携貳携貳離頃年以來疲
於徭役閭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
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番更遞
番休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步相繼
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因水旱穀麥
不収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然或
辭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人無讐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
御萬十有二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易曰大

萬物之資始乃統天傳貫于年穀豐稔禮教聿
天德之終始故曰統天貫于年穀豐稔禮教聿
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孟詵助辭
治粟天下使有盛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
菽粟天下使有盛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
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起於轍下禍孽
之萌也凶醜作孽指結社率之夫天何言哉
變也轍下謂醜天子輦轍之下也夫天何言哉
垂象示誠註象繫辭謂日月星辰也斯誠陛下
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
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通鑑外記
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
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

斷瓜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不敏傷民之命
林之野祝曰無以政不節歟夫昌歟言未已崇
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夫昌歟言未已崇
歟女謁感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言未已崇
兩方教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
千里教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
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
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切實
謂國也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
命也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
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
猶虧一篑之功求峻高也伊而振切八尺也篑
一篑虧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

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不鬱結意臣誠
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
聽聲聞去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恭以芻蕘
之議冀千慮一得衣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
從缺鉞漢書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闕故曰注衰職有五闕也天子龍表云陛下垂天地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
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也忤逆公作朕耳目
股肱常論思獻納謂文選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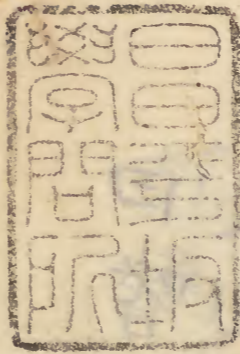
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
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方道
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研窮堅
也尋繹遂列為屏障朝夕觀覽又錄付史司
異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三禮圖展從廣公
象也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
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復扶又秦
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

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
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
勝難易去聲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
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白頽敗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
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
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
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
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上為去聲楷苦駭切法也徵對

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
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
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
美則萬代永賴



貞觀政要註解卷第十終



Faint, mostly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sōsho) covering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 formal document or letter, possibly related to the seal above.

交政所印 (Seal of 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